

義演史今齋



李伯通 著

清朝全史演義

中国书店影印

繡像
批評

清朝全史演義中編 卷一

第四十三回

韓殿撰對奏撤藩封

王學士建言誅額駙

時機未至不可急。時機已至當努力。錯過時機不再來。大起干戈又何益。三藩赫赫吳耿尙背明。降清富貴極。一例封王蔭子孫。如何日久還謀逆。謂主薄德臣孤恩。曾以兵權屬漢人。珠江以南五嶺北。烟雲一氣相吐吞。謂人思明天厭滿堂。明後今猶存。春秋九世仇必復。大義要待臣民申。不罪三藩罪清室。由此起兵說亦得。可惜緬甸擣荒城。龍子龍孫靡遺子。可惜屠刀霍霍磨殺盡。漢人嗟喋血。當年漬亂出清宮。胡不反戈犯朝闕。胡爲夢夢失時機。坐待天驕振翮飛。八歲孤兒年二十。龍顏隆準天日姿。一朝撤藩下明詔。朝臣惶駭主不疑。措手不及雷霆走。全局忽翻風雨馳。此時波掀江海倒。滿漢爭存風迅掃。滿能勝漢半壁收。漢能勝滿黃龍搗三藩。攻守要同盟。號召四方須及早。不憂兵馬不騰驤。但憂豪傑英雄少。吳藩畢竟性疑猜。得士都非將。相才尙藩驕。蹇耿藩黜黃白金銀總禍胎。可憐姬妾收嬌豔。可恨兒孫養豎駭。先後起兵先後敗。滿人得志漢人哀。漢人何處同聲哭。轉瞬大興文字獄。豈非聚族定埋坑。毀我儒冠裂儒服。豈非收鐵鑄金。

人敢藏利器罪赤族。政虐行將絕。漢人禍深。豈止亡明。國人罪三藩。在叛清。我罪三藩。在棄明。不應渡江。襲緬甸。不應擁衆踞滇城。不應粵閩失聲。援應即制。勝出奇兵。時機一失。不可得鬱鬱王氣騰燕京。

至三藩起兵。做了清朝全史演義上編一大結束。此編敘事。即應從三藩方面開始。但是滿清是個主體。著書的當然從清廷叙起。方爲正當。此時是大清康熙十三年。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已二十歲。天資英敏。遇事果斷。所立正宮皇后。係修國維之女。前編已交代清楚。此時生下兩位皇子。一係惠貴妃所出。取名允禔。一係正宮修后所出。取名允禔。康熙帝因醉心經史。頗於嫡庶界限。分別得清清楚楚。因允禔是個庶子。毫不出奇。爲最允禔才及周。即便選擇侍讀學士張英。做了太子師傅。照這樣看來。是康熙帝對於嫡出皇兒。已特別注重。還怕允禔長大沒有儲嗣的希望嗎。其實不然。預爲後文伏下線索。閑話不表。這時皇上是勵精圖治。對於各省來的奏摺。無不悉心瀏覽。一日接到雲貴總督甘文燾及雲南巡撫朱國治。貴州巡撫曹申吉奏摺。打開一看。不覺失聲長嘆。說。呀。呀。呀。這是了不得了。原來撤藩旨下。竟激起偌大干戈。呀。呀。吳三桂。呀。呀。……你有多大膽子。敢與朕相抗。你這次起兵。竟以滅清助明爲詞。你好糊塗。那永明帝由柳已被你殺害。那朱三太子又在京城被遏。必隆。

撲殺甚麼。唐王半信半疑。王以海已是剷除殆盡。不生問題。你說助明試問明朝還有甚麼嫡派旁支嗎。欺人之談。人誰肯信。你如自謀已經受了我朝封典。這和頑親王位實是尊無二上。你兒子應熊又是我朝額駙。還有甚麼不稱心。不滿意嗎。哼。哼。你有福不享。要自取滅亡。非朕仇視漢人到底。漢人是相信不得。你來。你來。朕不懼你。到要與你戰個高下。決個雌雄。你勝了我。情願以中國相讓。不然你死。我活。一般漢人。你想出頭。拚了。拚了。朕與你是勢不兩立了。當下擲過本章。召集滿漢朝臣大學士六部九卿計議。其時間相魏象樞魏介裔兩人出班奏說。臣等愚見。以爲三藩功高望重。若遽行撤去。不惟無以酬唐。且恐五嶺以外。乘機騷動。國家新立。人民尚未錫誠歸附。臣愚以爲收回成命。可相機徐圖。懸言未畢。康熙帝早哈哈大笑說。如卿等所奏。朕將受彼要挾。今日收回成命。明日必得步進步。視朝廷如無物。視朕爲孺子。可欺一忍再忍。朕豈不退出山河。拱手相讓嗎。豈有此理……這時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暗見二魏碰了個足實釘子。忙即出班跪下。首由米思翰跪著。嚶頭說。主子明見萬里。此次吳三桂大膽起兵。聯合尙藩耿藩。分明是種族主義。欲以漢人排去滿人。二魏亦係漢人。所以幫助三桂講話。顯係是個漢奸。我們朝內。何能容著漢奸。擬請皇上先將魏象樞魏介裔明令正法。凡是在朝漢官。都要著實防備。康熙帝聽到這裏。不由得連連冷笑說。

你這奴才。好糊塗。朕現在是召集廷臣討論對待三桂的問題。不會討論漢滿種族的問題。瞧你這樣講來。是不是不分皂白。先將漢官一併驅除。噫。明珠莫洛跪在地下。見皇上聲色不對。趕忙掉轉風頭。齊碰響頭說。米思翰生性愚戇。他只知効忠朝廷。絕對的仇視三桂。言語粘搭。還要求主子寬恕一點。康熙帝怒猶未息。因說你們奏事那裏這樣糊塗。言罷將頭一掉。恰恰瞧著內大臣索額圖。這索額圖要趁此出些風頭。趕忙摘去帽子。跪地碰一碰頭說。奴才愚見。想這漢滿種族問題。是不可牽涉的。我朝入關定鼎。是以滿族代興漢族。務以德化。不以兵爭。南方三藩。向來爲我們大清宣猷効力。這次由尙可喜自請撤藩。因而頒發明詔。奴才早料到三藩一撤。必起兵禍。爲今之計。亡羊補牢。時猶未晚。不若收回成命……康熙帝聽到收回成命的话。又碰入耳門。不覺微微一笑。其實這個笑。是冷笑。不是熱笑。誰知索額圖誤會其意。以爲得著采頭。不覺頓頭播腦說。今日主張撤藩。皆係誤國之臣。試問兵凶戰危。國家又在新造之秋。立基不固。萬一戰爭發生。搖動國本。那還了得。照米思翰的意思是請先殺掉象樞介裔。奴才意思不然。奴才要請皇上按照庸臣誤國罪名。先將米思翰個腦袋砍了。這砍了二字。方沒講完。早是康熙帝把御案一拍。大聲嚷說。你這奴才。胡講些甚麼。這時索額圖正講得起勁。猛聽半空中打下個霹靂。說得面無人色。只是抖戰。只是碰頭。諸位你曉得康熙帝或喜或怒。是種甚

麼心理。那撤藩事體。是他決計實行。豈有個收回成命的道理。不過種族問題。影響很大。現在誰成誰敗。尙沒有十分把握。如因此鬧起滿漢意見。不待動手交兵。一定四方解體。真個要拍拍屁股讓出中國。走回他那寧古塔去了。這康熙帝再英明。不過再深沈。不過所以米思翰提出防範漢官嚴辦二魏。不由得觸動惱怒。沒口子罵他們糊塗索額圖。又矯枉過正。益發糊塗極了。當下很很的將御案一拍。正要發作。忽瞧見新科狀元韓荃。彷彿在那廂吁歎。因卽招呼侍臣。傳韓荃上殿問話。這韓荃表字慕應。係江蘇長洲人氏。既中會元。又中狀元。文學很好。才智很高。比因皇上傳呼。不慌不忙。匍匐殿前。奏說。適聞廷臣奏議論調不一。有主張用兵南征者。有主張收回撤藩成命者。有主張殺去一二漢臣。以杜絕漢奸者。并有反過論調。竟欲誅殺滿臣。以益驕寇志者。臣愚以漢臣不可殺。滿臣尤不可殺。凡處危疑大事。第一要決斷。要鎮靜。臣常同座師王熙討論此事。他的意思。卻是主張撤藩。主張南征。但不牽涉滿漢種族問題。主上入關。是代興漢族。不是結怨漢族。將來要做到滿漢結婚合同。而化。那才算。是真正太平呢。康熙帝聽到這裏。不覺轉怒爲喜。連連拍手說。這才合著朕的心理。因叫聲子雍先生。何不過來談談。原來王熙表字子雍。也曾在過東宮教習。故皇上呼字不名。這時王熙聽得皇上招呼。忙的趕至御前跪下。康熙帝欠一欠身說。先生請起。朕問你對於吳逆。應若何對付。王熙遵旨立起身。

來說自然是命將出征給他個迅雷不及掩耳。但他所恃的是那逆子吳應熊。他以爲應熊是皇家額駙。因著金福格格關係一時奈何他不得。以臣愚見皇上要下點辣手。先將吳應熊梟首示衆。一來除去肘腋內患。二來三桂祇此一子殺了他個兒子。那有不痛癢相。關亡魂奪魄的道理也。教他銳氣爲之一挫。（毒極惡極。這一著便足制三桂死命。）康熙帝聽到這理。不由得連連點頭。說是極是。極王熙又說。此次出兵南征。最好重用康親王傑書爲主帥。因康王爺公忠體國。在先皇世祖時代。防制宮闈內亂。有勇有謀。另安親王岳樂。順承郡王勒爾錦。亦可獨當一面。分路統兵。康熙帝復又點一點頭。說不錯不錯。事不宜遲。朕先派人將逆賊應熊抓來。當後再行點將南征。說著。即向下望明珠。瞧了一眼。此時奏對的廷臣。還一個個匍匐在地。未敢起身。明珠見皇上目光瞧到自己。又碰了一個響頭。說主子有甚吩咐。奴才雖赴湯蹈火。義弗敢辭。康熙帝笑說。沒有別的。朕今就派你帶人到吳應熊那邊。速將那賊犯抓來。在瀛臺候審。明珠諾諾連聲。皇上將御袖一拂。也就退朝不提。單表文武百官出朝。首由兵部尙書明珠。率領軍校五百名。徑往和碩額駙吳應熊府第而來。這時應熊得著老父起兵確信。方與金福格格坐在上房。密謀一切。兒子世霖。今年已一十七歲。當下站在應熊背後。金福格格笑指著世霖說。好了。好了。你的祖父做了皇帝。你父親自然是皇太子。你便是個皇太孫了。但是。噫。很不

合算（何不合算之有）應熊笑說：「你還有甚麼不合算呢？將來我做皇帝，你便是昭陽皇后，到得位正六宮時候，比較這格格身分，豈不要高上百倍嗎？」金福格格嫣然一笑說：「啫，昨夜三更天得了奇夢，見你身上盤住一條黃龍，世霖身上好像也盤住一條小龍，嚕，想龍應九五之象，怕的你們父子總有做皇帝的希望呢？」（怕的是繩索纏身，爲大龍小龍的變相）應熊笑說：「一定一定，沒有疑義，不過我想這兩日事機喫緊，你還得入宮探望探望才好。」金福格格將臉色一沈說：「要探望甚麼？難道玄燁小子對於姑父姑母還安著甚麼歹心嗎？」（何見得沒有歹心）嚕，倆住在京城，你父遠隔雲南，父親有功，兒子也不會効力，父親有罪，兒子也無法諫止，難道做了皇帝，便不顧親誼，不講情理嗎？你莫過慮，天落下來有嚕，這長人去頂（誇下海口，看你如何頂法）應熊聽到這理，趕忙起身，向著他夫人打個跽兒，笑說：「一切仰仗大力，話沒講完（到了到了）早聽得四面嘈雜聲浪，有兩了管家慌慌忙忙跑進來，說不好了，不好了，現在兵部堂明珠大人已經指揮人衆四處把守，聲稱有旨要額駙跪接，應熊不聽，猶可一聽了管家稟報，渾身早索索的抖戰起來，畢竟金福格格是不怕事的，忙說：「嚕，去一擡身，由內搶步出外，見著明珠，嚕，說你來。」何幹明珠笑說：「聖上有旨傳額駙趕快入宮，金福格格說入宮便入宮，要帶領這些軍校幹甚？」明珠又笑說：「此事不與格格相干，嚕，是上命，天差，概不由己。」

金福格格又囑說。任是上命天差。暗今天偏不讓額駙出馬。明珠暗想。一想此時必用個調虎離山。方法。爲妥。當於是呵著腰說。格格且請息怒。尊處是皇室。至親最好。由格格親自進宮。向主子面陳一切。本部便退出人衆。靜候格格的回話。如何。金福格格連連冷笑。說你敢瞧不起。暗麼難道。暗就不敢去見主子麼。明珠忙笑說。言重言重。如此就請格格從速入宮。金福格格不知是計。忙把袖子一拂。喊聲總管伺候。總管王忠當即備齊輦轎。金福格格忙的換了一身華貴服飾。就此入宮。不在話下。這時明珠見格格輦轎去遠。忙招呼堂官嚴子虛。鄔有仁兩個過來說。暗們再不下手。更待何時。嚴鄔二人一聲答應。隨即率領軍校。如狼似虎的奔入後室。吳應熊和兒子世霖知事不妙。早已躲入複室。軍校們四下搜尋。不著。抓住一個小小侍女。用刀擗著頸項。逼令吐實。那侍女慌了。只好指明所在。一衆軍校打入一間暗室。仍然不見。誰知應熊卻藏在板壁夾裏。世霖却伏在臥匿底下。軍校們有精細的瞧出形迹。先揭開臥匿。將世霖拖出。隨手用一條索子捆起。應著小龍纏身夢兆。應熊藏在夾壁裏。面這時抖戰不止。軍校們早已瞧科明白。當將夾壁打開。牽出應熊。亦用一條索子捆起。又應著大龍纏身夢兆。請問這應熊父子被捉被捆。爲何不則一聲俗說。蛇見雄黃。父子們因金福格格抵擋。來人不住。早已是昏頭昏腦。神經喪失的了。閑話刪除。要講明珠既拿獲要犯。也不問情由。當即帶拖。

帶扯的押赴瀛臺。此時康熙帝已升了御座，左右排列著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別的駙駙及內務大臣一時肅靜無聲。當由明珠見駕，繳旨奏明欽犯吳應熊、吳世霖父子俱已拿到。康熙帝點一點首，即傳內侍牽曳應熊父子兩犯，匍匐下畢，皇上與姓吳的有些關係，先用溫言套問說：「應熊，你今日知罪嗎？」應熊在地連碰響頭說：「臣實無罪。臣的父親作事，臣一概不知。康熙帝笑說：「好個不知將來你父奪了大清江山，做了皇帝，立你做個太子，你的兒子便做皇孫。那時你知也不知？」應熊又碰著頭說：「臣願永久做阜清額駙，甚麼太子、太子臣的夢魂兒也不作此想。」臣父遠在雲南，臣近居京畿，有二十年之久，父子遠隔，毫不通風。皇上上念太宗世祖，近念金福格格，并察臣平日報國微忱，逾格減輕臣罪。這生生死死，都不敢忘恩的。康熙帝聽到這意思，少動繼而一想：「朕若不下決心，如何幹得大事？」當把牙關緊咬，用手將御案一拍，說：「朕欲容你，奈國家法律是不能容你。按大清法律，一人反逆，九族全誅。無論你是否與你父三桂通同謀逆，但照法律定罪，是容你不得。并容你兒子不得。你父子不必怨朕，你須怨你孽父吳三桂。不必多講。刑部尚書莫洛何在？」快將他父子一齊牽出梟首。原來皇上在瀛臺鞫囚其他文武百官，可不必列班。獨刑部尚書是要在駕前候旨的。這時莫洛得了聖旨，何敢怠慢。當將吳應熊、吳世霖押下，翦掉。應熊知不得活，便潑口大罵，可憐世霖小子自出娘胎，嬌生慣養。

此時要做刀頭之鬼，免不得呼爹呼娘，放聲大哭。在這個當兒，那金福格格卻從宮內跑來，一路哭呼冤枉聲稱，要與皇上拚命。康熙帝聽出來，意不善，忙把御袖一拂，就此退後。這邊金福格格鬧來，早有侍衛擋住，格格急得沒法轉身，趕往法場。誰知未到法場，那應熊世霖兩顆腦袋早已落地，可憐金福格格是哭得一佛出世，二佛再生。當由內廷派出總管，太監將他拴回，從此金枝玉葉便做了寡鵠孤鸞。這卻不提了。却應熊在京一面單講康熙帝斬却應熊父子，是要教三桂知道厲害的；是要教三桂得了這種警告，由此心忤膽裂的。丟下世霖首級，合屍掩葬，隨將應熊首級用小木籠裝好，并差八百里加緊驛遞，送給雲貴總督甘文焄。這甘文焄表字仲明，係遼東人氏，籍隸漢軍正藍旗。由朝廷特派前來監視三桂行動的。另雲南巡撫朱國治、貴州巡撫曹申吉亦在前年與姓甘的同時放出，但那國治是與文焄一氣的，申吉是不與文焄一氣的。因為甚麼？著三桂轉派雲南提督張國柱、貴州提督李本深四出運動，姓曹的已經軟化，獨姓甘的和姓朱的強硬到底，不受吳藩運動。有時三桂擺出那和碩親王架子，實行小朝廷儀節，高坐銀安殿，所有南省文武百官是要叩頭行禮，三呼千歲的。甘文焄和朱國治每每託故不到，三桂也無法可想。現在吳藩既大起兵馬，稱為總理天下水陸大元帥，與明討虜大將軍。當日檄文一出，甘文焄忙的特點兵調將，無如是點兵不至，調將不來。一所總督衙

門圍。圍。四。周。反。被。吳。營。包。住。要。同。巡。撫。朱。國。治。會。話。也。就。不。能。這。日。正。在。內。衙。閑。坐。忽。見。旗。牌。官。入。稟。報。說。是。京。城。裏。有。八。百。里。加。緊。馬。遞。并。飛。送。一。顆。人。頭。過。來。文。煥。趕。著。公。服。升。堂。來。人。投。到。文。書。係。蕭。著。兵。部。大。堂。印。文。拆。開。一。看。乃。知。傳。來。首。級。不。是。別。人。正。是。逆。藩。吳。三。桂。的。兒。子。吳。應。熊。諸。位。看。到。這。理。必。然。有。一。句。話。駁。我。既。說。是。吳。藩。起。兵。沿。路。城。池。必。有。吳。兵。把。守。如。何。這。驛。站。還。通。這。顆。人。頭。就。沒。人。盤。查。嗎。要。曉。得。吳。藩。當。時。號。令。是。准。許。各。路。文。書。投。來。不。許。漢。省。文。書。發。出。一。者。因。為。各。方。歸。附。或。有。緊。要。機。密。來。報。二。者。因。兒。子。應。熊。尚。在。京。城。對。於。京。報。驛。遞。尤。其。放。行。無。阻。一。非。叙。此。一。筆。不。可。一。所。以。有。這。兩。種。原。因。故。爾。吳。應。熊。一。顆。首。級。得。直。達。此。地。總。之。牆。風。壁。耳。驛。遞。既。到。早。有。吳。藩。的。偵。探。跟。著。過。來。文。煥。知。事。情。不。可。隱。瞞。索。性。大。張。旗。鼓。發。貼。出。一。張。總。督。部。堂。告。示。將。應。熊。首。級。懸。出。轅。門。示。衆。這。一。示。衆。不。打。緊。登。時。消。息。傳。播。到。三。桂。藩。邸。上。下。人。等。無。不。盡。知。却。沒。個。人。敢。向。三。桂。稟。報。因。這。白。頸。項。老。鴟。是。討。人。厭。惡。的。其。中。有。個。家。將。靈。活。一。點。潛。入。機。密。室。探。頭。張。望。只。見。三。桂。同。一。班。心。腹。正。在。商。議。機。要。請。問。三。桂。有。幾。多。心。腹。前。編。敘。過。一。位。是。女。婿。郭。壯。圖。一。位。方。孝。標。一。位。錢。一。飛。此。時。卻。新。添。個。人。物。名。叫。韓。大。任。這。大。任。是。湖。南。人。氏。却。飽。讀。六。弋。深。明。三。略。自。命。為。淮。陰。侯。第。二。故。別。號。小。淮。陰。這。小。淮。陰。來。謁。三。桂。却。陳。說。現。在。進。兵。方。略。當。先。據。湖。廣。在。荊。襄。一。帶。發。展。兵。力。以。破。天。

下之腹。再將珠江流域及揚子江流域連合一氣。然後直渡黃河。不向別處專攻京師。那韃子從山海關來。還請他從山海關去。不出三年。包管我公得志天下。（規畫不差。不愧淮陰侯第二。）方孝標接著進言說。前日接著四川總督羅森來信。并說是陝甘總督王輔臣亦一致贊同編書的。你後文不顧前文。那前編交代陝甘總督不是孟喬芳嗎。何以此次突然提出王輔臣來。諸位要原諒一點。在下的。一枝筆。實在是分撥不開。滿清的官場。調動原無一定。這時孟喬芳已死。當然特派王輔臣來繼任。但王輔臣一向防邊。駐紮在雁門關外。與內蒙古察哈爾藩王布爾尼原有關係。他這歸附吳藩。不打緊。那察哈爾部落也就要脫離滿清關係。（預伏下回。）俗說是連枝帶葉在下。且丟過一邊。且談王輔臣與川督羅森是一氣。羅森與吳三桂是已有密約。這川陝一路。當然歸入吳藩範圍。方孝標提到這裏。又是錢一飛插口進言說。如此看來。我公是威加四海。向藩耿藩既休戚相關。那廣西將軍孫延齡亦在我們掌握之內。我們是根深蒂固。後顧無憂。為今之計。可按照小淮陰先生計畫進行。此次出兵湖廣。規復中原。是牢不可破。萬無一失的。三桂聽到這道理。神采煥發。哈哈大笑。一眼瞟到愛塔郭壯圖。那知壯圖神不在此。他的神色只顧注意外面。原來要進來報信的家將。已在機密室外。望著壯圖擠眉弄眼。壯圖知有事故。一時不及理會。韓方錢三人議論。眼光直射注那來人身上。正在懷疑。却被三

桂○瞧○出○情○形○呼○喚○一○聲○說○壯○圖……你○在○這○理○發○瘋○做○甚○麼○壯○圖○當○將○神○智○一○凝○說○怕○的○目○前○出○了○緊○急○事○故○不○然○那○個……三○桂○急○急○動○問○說○你○好○不○明○了○那○個○是○甚○麼○事○又○是○甚○麼○人○壯○圖○慌○忙○起○身○說○且○待○我○問○個○端○底○於○是○三○脚○兩○步○跨○出○室○外○忙○向○那○探○頭○探○腦○的○家○將○問○說○你○這○般○慌○張○有○事○快○講○那○家○將○欲○待○不○說○經○不○住○郭○壯○圖○眼○睛○一○楞○來○人○只○好○像○那○白○頸○項○老○鴉○一○五○一○十○把○禍○事○報○了○壯○圖○聽○到○清○廷○殺○去○吳○應○熊○傳○首○來○演○喫○這○一○說○不○覺○舌○頭○伸○出○來○縮○不○進○去○連○連○嚷○著○啊○唷○啊○唷○兩○聲○身○子○不○能○動○彈○三○桂○在○室○裏○聽○不○出○甚○麼○格○外○著○急○連○聲○大○呼○說○壯○圖……又○有○甚○麼○事○情○不○來○告○我○壯○圖○沒○法○只○好○轉○身○入○內○面○色○如○土○口○內○不○住○啊○唷○啊○唷○三○桂○急○得○跌○足○說○你……啊○唷○甚○麼○壯○圖○欲○言○不○禁○號○啕○大○哭○吞○吞○吐○吐○的○說○我……我○那○舅○兄○你……你○死○得○好○苦○呀○三○桂○這○時○心○如○刀○絞○不○禁○岔○聲○嚷○說○我……我○的○應○熊○兒○難○道○在○京○遇○害○嗎○壯○圖○哭○說○是○的○是○的○的○并○且○一○顆○首○級○已○是○懸○挂○督○轅……三○桂○一○聽○好○似○半○空○中○打○個○霹○靂○被○攝○去○泥○丸○宮○的○真○魂○登○時○烘○通○一○聲○跌○倒○在○地○直○首○直○脚○氣○息○全○無○正○是○

大○動○干○戈○

爲○底○甚○事○

子○既○亡○身○

父○亦○絕○氣○

評曰開編仍以詩起并非編者好騁才華不過因機軸轉換當此絕大關鍵非得這宏篇鉅製不

足以冠冕一時。

叙康熙帝解決撤藩問題。却引起漢滿種族意見。滿人欲藉此以排擠漢人。漢人亦欲藉此以挾制滿人。卽如韓葢王熙未必實心忠滿。不過處於積威之下。不得不略獻計策。以免啟人主猜疑。然而三桂殘殺明裔亦宜有此報施。天道好還。毫釐不爽。然而以漢人戕殺同類。亦未免過於忍心。甚非計之得也。

金福格格因有皇后迷夢。平日將應熊所作所爲。不肯絲毫洩漏。婦人內夫家而外母黨。皇室且然。況平民乎。讀此不勝感慨系之。

吾觀編者叙事。莫妙於穿插。明明欲急叙吳藩。却借傳首滇中。做個過峽。此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絲毫不著痕迹。

叙清廷誅吳應熊父子。趁手將康親王簡親王帶出。叙吳藩機密室會議。趁手將韓大任帶出。至大任規畫中原。數語洵爲經天緯地之才。不愧以小淮陰自許。說三桂得應熊凶耗。純用逆筆。亦係編者特長。

第四十四回

毀活寶吳藩大起兵

集天潢清宮小會議

三桂聽兒子應熊被殺的凶信。一時氣急攻心。暈倒在地。直首直脚。氣息毫無。把個愛婿郭壯圖。慌得手足無措。帶哭帶嚷。連稱不好。轉是小淮陰韓大任說。郭先生不必焦急。消停一刻。殿下自會甦醒。這理用你不著。你可進內通知王妃及王孫等。趕快前來。壯圖得著這句如飛的趕入後宮。報信不消說得。那王妃陳圓圓愛妾連兒及壯圖的妻女并姣媳八面觀音。無不嬈嬈停停。彷彿是穿花蝴蝶。過來還有王孫吳世璠。今年已一十五歲。姪孫世琮。今年二十二歲。也衣冠華美。陸陸續續的跑來。最後踴著官步。是郭壯圖的兒子郭珍。今年也一十五歲。那八面觀音乳名小寶。便是郭珍的聘妻吳世琮的妹子。算是三桂的姪孫女兒。不是編書的煩瑣。因為後來有一段監史不得不鄭重叙明。爲後文蔡毓榮搜宮獵豔張本。這個當兒。男男女女轟動一室。畢竟吳三桂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只這一種鴛鴦燕媚的聲音。送入耳畔。不知不覺的。竟會將一縷驚魂喚轉回來。豈非天大的怪事。編者筆尖兒真有追魂攝魄之妙。讀至此爲浮一大白。三桂醒轉悠悠的歎了一口氣。雙眼微睜。圓圓同連兒早飛撲上前。齊吐姣聲說。王爺醒了……三桂略一轉身。才知此身原躺在地毯上。忙伸開雙臂。左手由圓圓拉了。右手由連兒扯了。無如他個軀殼魁梧。年已六十七歲。一時憊懶得很。兩個柔脆女人如何挽他得動。還是姪孫世琮力大。轉到身後一起勁。將三桂抱起。就勢躺在睡龍椅上。三桂見有